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都是幻 第一回 梅魂幻 鬼彈琴妖龍造水劫

癡人欲富貴，除非是，夢裡上瀛洲。奈夢裡瀛洲，比卻醒時更難僥倖，愈覺難求。眠不穩，燦燦紗窗月，迢迢謔鼓籌。總然一寐，夢來時候，又遭離亂，偏遇窮愁。只幸得，瀛洲夢，追歡處，方才騎鶴揚洲，又被鶯歌造語，喚醒紅樓。兼黃金美色，未經清受。繁華庭院，何處追求。誰道夢中富貴，易得牀頭。——右調《滿江紅》

這首詞完。前半調，是說佳夢難成。後半調，是說佳夢難全。每見世上笑人癡想榮華，說道：「除非做夢。」嘻嘻笑我，我在夢醒處的榮華，妄想不來，那夢中的榮華，又何曾妄想得來。大凡人夢入福境福地，必須種得好夢根，方有好夢付來。

比如邯鄲夢，因盧生原是仙風道骨，故此把一生的大富大貴，付之枕上，縱其消受，然後使之回首淒涼，引登仙岸。比如還魂夢，因杜小姐與柳秀才，原是姻緣，故此引他魂鬼到牡丹亭上，恣情交媾，使之癡而死，死而復生，生而合為夫婦。此等奇夢，惟許奇人做著，自有奇神主張。不但奇人奇夢，即如平人平夢，也無非是因果中來。夜間所夢的善惡，全在日裡營為。

倘然日間為非作歹，夜夢中自然魄動魂驚。日間為善行仁，夜夢中自然神安意穩。凡世上浮生事業，總是一般。比如人生，遇著夫榮妻貴，子孝孫賢，開好花，結好果，這是一場佳夢。

想必前生為善為仁，所以把佳夢付來。倘如夜間食歉，妻不賢，子不孝，花殘果敗，這是一場惡夢，想必前生不善不仁，所以把惡夢付來。正是：

因佳夢，醒時修，休把青春逐浪浮。上書樓，上書樓，譜出新文梅魂一段由。多情花鳥牽人惱，無情夙夜催人老。倒金甌，蝸角蠅頭，偷閒且暫丟。

——右調《梅花引》

話說明朝永樂皇帝登基，此時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莫說萬民樂業，便是草木也欣欣向榮。御園中奇花異卉，獻彩爭妍。

不在話下。獨有梅樹十二株，豔麗異常，枝枝嫵娜，朵朵鮮豔。

御園梅樹甚多，都是開花結子的，惟有此十二株梅，不結子，只開花。永樂皇帝最為得意，因而封為十二美人。各賜美名：

第一株名凌霄

第二株名迎雲

第三株名棲霞

第四株名奪月

第五株名寒香

第六株名暖玉

第七株名霜葩

第八株名雪花

第九株名春酣

第十株名秋醉

第十一株名諧琴

第十二株名留鶴

永樂皇把十二株梅樹，品題已定，隨即造小金牌十二面，牌上各刺十二美人名字，選宮中絕色美女十二人，分給金牌一面，各護一株。每加培植，不時宴賞。每每對東宮洪熙道：

「我萬歲之後、山河雖當永固，但御園中豔梅十二株，朕素鍾愛，汝所盡知，尤宜加意護惜。敬此如敬朕也。」後來駕崩，洪熙將永樂皇卜葬於康山，號為長陵。這康山在倉州地方，出得勝門七十里便是，乃宋朝竇禹鈞的莊基，真個是活山活水，青龍白虎，朱雀玄武，八方朝拱，是天生成的福地。洪熙念父之命，將御園中十二株梅樹，遷葬陵旁，左右各六株，一如美人侍立。此時有一個守陵太監，名喚平均。為人風流倜儻，能琴善詩。一日正值陵上梅花盛開，十分豔麗。夜闌時，月上花梢，平均情思無聊，到陵前踏月。見皓魄與花容相映，花容倍加嫵媚，留連了半晌。一時琴興甚高，轉身到署中，攜了瑤琴，復到山前月下，石桌之上，撫動絲弦，彈出鳳求凰一調。這調，乃漢時司馬相如，挑引卓文君所作也。彈完，忽聽得陵上琴聲亦響。平均側耳細聽，卻是一曲宮商新調。料非凡音，因而不致驚動，靜聽其詳。內云：

妾分天上兮，御苑爭妍。恩來帝眷兮，長近天顏。

芳香嫵娜兮，常占春先。冰霜雪月兮，每欲凌煙。傳語詩人兮，賦處相伶。寄言笛史兮，弄處休寒。寄語畫子兮，莫譜蜂前。傳言棋客兮，休驚夢殘。安得東君兮，留住芳顏。安得玉人兮，惜我華年。嗚呼，留住芳顏。嗚呼兮，惜我華年，惜我華年。

平均聽了，即悄悄步到陵前偷看。只見有十二個絕色美女，在上彈琴作喜。平均將近身邊，十二個美人，竟忽然不見了。

平均驚歎一番，又徘徊瞻顧了片時，慢慢的踱下陵來，攜琴而歸，怏怏而如有所失。到臥房，覺難排遣，因賦詩一首，寫於花箋之上云：

陵殿今逢月殿人，康陵復聆廣陵音。

安得仙娥重音意，花前再理月前琴。

寫完了詩，見窗前花影參差，輕風搖擺，疑似美人復來。

又坐想了一時，直至花影移宅，只得睡了。次早起來，見桌上另一花箋，內有和詩一首。香氣滿紙，字如鐵畫銀鈎。其詩云：

配花自有惜花人，非鳳何為操鳳音。

君今欲作朝陽鳳，五鳳樓前去理琴。

平均見了，甚以為怪。想道：「此詩字字精工，分明譏諷咱家，又不傷雅道。所作所寫，俱有仙氣。想陵上豔梅十二株，乃先帝所寵，曾賜美人之名。此必是梅魂出現了。」次後，每至月夜，就攜琴到陵前，候至更深，再無蹤影。從此把豔梅愈加培護，按下不題。

自永樂、洪熙以後，曆數遞傳，至天啟皇帝，天下兵戈荒旱，水怪山妖，一時迭見。且說浙江紹興府，離城五十里之地，有一座龕山。此山之北，正臨東洋大海。浩渺無極，水通四裔，中穿廣闊。沿山有數十里，海塘塘內，有百餘村人煙。內中有一樂賢村，村中有一家，姓南名暘，家資豪富，娶妻穎氏，夫婦同庚。不料年近四十，尚無子嗣。穎氏對南暘道：「你我無子，空有家資，日後俱是他人受用。何不廣修功德，萬一修得一子，也未可知。總然命該無子，也種來生之福。」此後，南暘修橋砌路，施醫藥，舍棺木，贈衣裳，無所不為。那龕山之南，山嶺上名為龍池嶺，登山有五里之高，嶺上平闊，有一龍王廟，廟前有一個龍潭。每年新春，各村男女，登山燒香者甚多。山下有一張神廟，此神出於宋朝，專管浙閩地方，河海江潮。前朝又屢顯神通，加封靈應英齊侯王。村中年年祭賽祈禱。

此時正值崇禎改元，南暘夫婦於正月初一日拜過天地，即往龍池嶺齋僧祈嗣。完了功課，下山時，天色已冥。經過張神廟，廟門已閉。忽聽見內中有號哭之聲，南暘從門縫一張，只見琉璃燈半明半暗，內有許多披髮赤身的男男婦婦，大大小小，一齊跪著。聽見內中高聲道：「本村土地稟上，這些冤鬼，俱因無朝河決淹死，落在枉死城中。因今秋七月二十三日，當有水劫，此鬼已有替

代，特此帶見侯王。今卑職已將本村應遭水劫姓名，纂成一冊呈覽。」那張神道：「可逐名唱來。」南暘與穎氏，因側耳細聽。聽見唱的是，第一名南暘，第二名穎氏。

南暘夫妻驚得魂飛魄散，只得又聽：第三名萬下心，第四名平直，第五名隱切，第六名珂尼，第七名人中鐵，第八名賽侯七，第九名諸材。唱到此處，那張神道：「住了，此冊造得糊塗，不堪點用。那南暘，近今廣積陰功，貧家藉他舉火，餓鬼藉他超升，行夜路的他給燈籠，死無葬的他施棺木。如此陰功，汝豈不曉。此人命該無子，今已挽回造化，本年還當賜子，豈可充劫。那第三名萬下心，衙門作弊，移生換死，欺詐人財，罪惡貫盈，充劫應該。那平直，雖無大善，亦無大惡，臨期逐浪之時，可給他木板一片，使他死裡逃生。那第五名隱切，為前村寺僧，騙取檀越錢糧，與僧姑珂尼，姦淫枉法，充劫應該。

那第七名人中鐵，他以屠酤為生，殺剝牛羊無數，充劫應該。

第八名賽侯七，他忤逆父母，以致父母氣壘病亡，充劫應該。

那第九名諸材，是群癘名士，雖在本村處館，今年還要借其才學，著書勸世，名垂久遠，豈可充劫。以後可逐名細查善惡，另行清造一冊。待七月十五夜，送覽無違。」聽見那土地道：

「侯王所教甚是。但南暘與諸材，俱處塘邊，何由遠去。萬下心住在郡城，何由得來。」張神道：「萬下心原放私債在村，臨期可勾他下來。南暘妻家在郡，臨期可引他上去。諸材去秋喪父，蘭盆必發孝思，他自然歸家。」說完，只見那些冤鬼，一齊號哭起來。南暘與穎氏，嚇得心驚膽戰。但聽張神所言，有賜子免劫的話，又覺驚中得喜。遠遠望見有燈籠近來，夫妻望燈而行，原是自己的管家二人，急急走歸。當夜穎氏道：

「萬下心是我表弟，不料已充劫數，日後可通知他，叫他避過了。」南暘道：「天機一泄，你我罪禍不小，只是勸他為善，或者可改死回生。」

光陰易度，已到七月十五。南暘同穎氏往張神廟中，大放燄口，超度餓鬼冤魂。到夜深時候，聽見空中笑語之聲道：

「我輩二百年沉冤，今有替代矣。」忽又聞空中號哭之聲道：

「我輩子孫，禍因惡積，將絕血食了。」他人不聞，獨有南暘聽見。當夜事完歸家，次日南暘即僱大船數隻，收拾家資，合家往府城住下。隨即去探萬下心，果然往海塘取債矣。穎氏即遣管家去探下心，下心回答道：「有一主債欠家，已賣男兒還我，訂在二十三日充銀，難以脫身。可去回復南娘，我二十四日即歸來矣。」及至七月二十三之期，東洋海中有一條純龍，修煉三百餘年。此夜應該是他際會之期，只因龍身浩大，帶水飛騰，風狂浪猛，那海水從海塘湧入。好不害怕，怎見得濤隨風起，勢若山移；風逐濤號，聲如雷震。後浪催前浪，濤洄激湍，幾乎地動山搖；衝潮逼突潮，澎湃飛騰，欲把江翻海倒。百室傾頽，生靈與草木同滾。萬家沉沒，牛羊與魚鱉偕游。子偃母懷，一浪來不由不放；夫牽妻手，滾了去不得不開。天昏慘慘，哀聲遍野似猿啼；雲暗迷迷，哭響連天如鶴唳。可憐白面書生，頃刻做波中才鬼；堪痛幽閨窈窕，須臾成海底香魂。正是：浪水無情有日去，冤靈有恨幾時平。

一晚之期，將浙閩地方，沿海的居民人畜，盡行飄沒。飛將各村關帝、觀音、土地等廟，一概消完。那應劫冊上無名，也枉淹死了萬千。此日南暘在郡城，見狂風飛瓦如雪，情知劫到，早早同穎氏到城隍廟中，虔修超度。到半夜功課方完，夫妻就在廟側間，和衣而臥。夢中看見城隍同許多神道，說妖龍作孽，枉害生靈。我等急奏天帝，以除此妖。只見去不多時，同神將捉了一條大龍而來，眾神進殿環立，神將把龍頭斬下，提了龍首龍身，恭身道：「小將去復天曹。」南暘與穎氏驚醒說夢，一樣相同。天明，南暘到臥龍山頂一望，見四野滔滔，無非是水，但有樹枝露出。歎惜一番，忙下山與穎氏歸寓。見紛紛有浮水不死的，披頭散髮，逃入城來。說起，也有遇一片木板的，也有遇一隻水桶的，也有遇一根凳子的，也有遇一張牀身的，扶著一件，便有性命。但見這些人，哭得恹惶。可憐見：

一聲父兮一聲母，一聲兒子一聲妻。

南暘睹此光景，好不心酸。思量自家，若不行仁，夫妻也為冤鬼了。隨即一面發出數百金，分給棺木鋪中，叫速舍棺材，以便撈屍埋葬，一面去探下心。有一個管家，扶木逃回，說下心當水來時，登樓躲避。不料水勢甚高，將樓衝倒，壓於水底了。過三日，水勢已退三尺，屍骸俱已浮起。南暘叫大船，載了棺木，出城撈屍。四顧一望，屍似浮萍，女多仰天，男多俯伏。內中撈著一屍，一和尚與尼姑連係，疑是隱切、珂尼。內中有一屍，面貌像本村屠酤人中鐵，有一個屍像惡子賽侯七，俱用薄棺殮葬。又往塘邊尋萬下心的屍骸，只因壓在樓底，再尋不著。南暘連撈葬了五日，又做道場超度。此時穎氏已懷五月之胎。後來臨盆之日，不知生下是男是女？且看下回分解。